

## A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一场冒险

这部 35 分钟的拍手跺脚的音乐剧版《汤姆·索亚历险记》是马克·吐温的代表作之一，随着这次高塔节再次上演。

“汤姆·索亚：河流历险记”涵盖了所有的经典元素，包括粉刷篱笆、墓地、孤岛和洞穴。这部剧由乔·麦克唐纳改编，由戴维·基索作曲。这是当地舞台编剧团队，他们创作了许多辛辛那提儿童剧院的原创音乐剧，以及合奏剧院的假日家庭音乐剧。

今年，伯灵顿的纳森·特纳饰演汤姆·索亚，福特米切尔的罗比·麦克马思饰演哈克贝利·费恩。

特纳是辛辛那提创意与表演艺术学校的一名十年级学生，是辛辛那提舞台上的熟面孔。他是儿童剧院的明星演员，在《睡谷传奇》和《绿野仙踪》中扮演主角，并刚刚从泽西制作的《爵士时代》中脱颖而出。

麦克马思是比奇伍德高中的三年级学生。这部剧首演时他就参演了，是儿童剧院的常客，有五部戏的表演经验。今年夏天，他参加了肯塔基州音乐剧艺术学院州长学校。

给教师的提示：儿童剧院有一份学习指南，展示了如何通过《汤姆·索亚历险记》教授数学和科学。要下载课程，请访问儿童剧院的官方网站。

## B

你上次用电话亭是什么时候？我是说用它来打电话——而不是用来避雨。很久之前了吧？我最后一次为了它原本的目的（打电话）而使用电话亭是……2006 年。当时我正在伦敦我租的小破房子里准备我的戏剧试演。我希望能吸引一些有才华的演员来为我无偿工作，于是我往沙发上扔了一些靠垫，点燃了几根蜡烛，让它看起来更“年轻和专业”。

当我冲出门外去倒废纸篓时，门在我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突然之间，我就被锁在了外面。我的手机还在屋里，但幸运的是街对面就有一个电话亭。于是，我给查号台打了电话，转接到了房东的管理员那里，让他送了一把备用钥匙给我。我及时赶回去，正好在演员们到达之前。

因为我最后一次使用电话亭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一点也不惊讶我家附近已经没有公共电话亭了。最后一个电话亭也被改造成了一个“迷你社区图书馆”：任何路过的人都可以从书架上“借”一本书，以后再还回来，或者用自己收藏的另一本书来替换。

“迷你社区图书馆”开放后的几个月里，我懒得去看一眼，因为我以为那里肯定堆满了俗气的爱情故事。后来，我注意到人们在春天打扫房间时，会把各种主题的厚书扔在那里。而且，这些书都是免费的。这个无法比拟的价格优势鼓励我去尝试一些我通常不会考虑购买的书籍。我已经发现了一些很棒的书！

如果我再一次被困在屋外，很遗憾，我家附近的电话亭将不再能帮我联系到钥匙。但在等我妻子来救我之前，“迷你社区图书馆”肯定能让我消遣一下。

## C

1991 年 9 月 7 日，加拿大历史上最昂贵的冰雹风暴袭击了卡尔加里的南部郊区。因此，自 1996 年以来，一群保险公司每年在艾伯塔冰雹抑制项目上花费约 200 万美元。飞机在威胁性的风暴云层中播撒一种化学物质，使小冰晶在长成危险的冰雹之前降为雨水。但是，艾伯塔中东部的农民——位于冰雹项目飞行路线的下风处——担心云层播撒会夺走他们干涸土地上的宝贵水分。

诺曼·斯坦恩瓦德在该地区务农，多年来一直在公开会议上就此问题发表讲话。“基本上，省政府让保险公司保护卡尔加里埃德蒙顿市区免受冰雹的袭击，”斯坦恩瓦德先生说，“但他们却增加了萨斯喀彻温以东地区的干旱风险。”

艾伯塔冰雹项目由特里·克劳斯管理，克劳斯是一名云物理学家，为北达科他州法戈的天气改造公司工作。“我们只影响空气中总水分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不可能造成干旱，”克劳斯博士说。“事实上，我们可能通过湿润地面帮助增加了下风处的湿度。”

对云层播撒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的人是查克·多斯韦尔，他是一名刚从俄克拉荷马大学退休的研究科学家。“1999年，我亲眼看到堪萨斯州的一个播撒风暴云层中形成了重大的龙卷风，”多斯韦尔博士说。“云层播撒会产生致命的风暴还是减少下风处的湿度？当然没有人知道，但播撒工作仍在继续。”

鉴于这种怀疑的程度，斯坦恩瓦德先生建议，“停止云层播撒将是明智之举。”然而，实际上，怀疑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由于缺乏有关其影响的科学证据，没有人成功地赢得了对云层播撒公司的诉讼。因此，私人气候工程可以相对安全地进行。

## D

斯坦福棉花糖实验最初由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行。在一所托儿所，年龄在四到六岁的孩子被带进一个房间。桌子上放着可供孩子选择的的一种含糖零食。每个孩子被告知，如果他们等待15分钟再吃零食，他们会得到第二个零食。然后，他们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对这些孩子随后的跟进研究表明，等待足够长时间以获得第二个零食的能力和任何形式的成功之间存在联系。

作为成年人，我们每天都面临着棉花糖测试的一个版本。我们不会受到含糖零食的诱惑，但会受到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诱惑——所有这些设备都让我们与各种类型的信息的全球输送系统相连，这些信息对我们就像棉花糖对学龄前儿童一样。

我们受到含糖零食的诱惑，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热量匮乏的世界里，我们的大脑发展出一种对这些零食的反应机制，这种机制反映了它们的价值——一种奖励和满足感。但尽管我们重塑了周围的世界，大幅降低了获取热量的成本和精力，我们的大脑仍然和数千年前一样，这种不匹配正是我们很多人难以抗拒明知不该吃的诱人食物的核心原因。

我们在对信息的反应中也有着类似的过程。作为一个成长环境信息匮乏的物种，因此我们的大脑发展出了一种珍视新信息的机制。但是，全球互联性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信息环境。我们现在不断受到新信息的轰炸。因此，正如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卡路里摄入一样，我们也需要更加关注信息摄入，抵制精神“垃圾食品”的诱惑，以最高效地管理我们的时间。